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六十五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蔣維堅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六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記一

文水縣卜子祠堂記

孔氏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子貢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曾子以魯得之至論文學必曰子游子夏孔子既沒曾子之學羣弟子或未之篤信獨以有

若為似聖人而子夏居西河西河之人亦疑之于孔子若二子者將不得為具體者與徐防之言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賛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

大矣而戴氏禮載曾子之言以疑于夫子罪子夏夫曰有子之言似夫子曾子闢之子游末之怪也其不從羣弟子還者特以事之不可耳後世拘儒疑其説于廟庭之祀黜有若而進子張又或謂西河不當專祀子夏由其過信曾子之言而未之繹也抑何其刺謬與文水固當日西河之境也隱泉山之麓舊有子夏祠歲在丙午秋八月予獲拜祠下縱觀昔人碑記往往僅志土木廢興及歷代封秩而已至其發明章句傳孔氏之學爲西

河文教所自始顧不及焉私心竊以為憾夫山水亭臺之勝卉木之華其有歷久不廢者游人過之尚或覽物而賦詩或題名鑱石其處況夫瞻先賢之祠宇卒無一言暢其旨其何以祛世儒之惑則後死者之過也爰綴舊聞為記亦以見戴記所載殆非曾子之言而六經之傳子夏之功尤多報祀之義蓋非獨西河之人宜然矣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

庠序學校之設非王政之本與三代盛時其地自黨遂

達國都莫不有學其人自天子之元子以及士庶人子莫不入于學其典禮政令則自釋奠釋菜習鄉習射執醬執酳以至獻馘獻囚莫不備舉于學又擇君子之儒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以為之師士之入乎學者俎豆筐篚象勺干籥有其器鼗鼓椌楬笙鏞琴瑟有其音屈伸俯仰盤辟綴兆有其度藏修息游有其所而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興之上無私師下無私學此三代之學所以盛美而大備也後世

學日以弛典禮政令聽州郡吏專制之于上不必盡舉于學其僅存不廢者春秋上丁廟祀孔子釋奠釋菜而已爲之師者未必盡擇君子之儒徒塊然自處學宫使之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視學校爲不急之務由是學宫坐以傾圮至有終歲不游于學者嗚呼學校王政之本至視爲不急之務而聽其傾圮此君子之儒爲人師者所甚憂也威遠衛當大同關塞之衝士之習于文事者蓋寡自邊陲晏安士始以

絃誦相勵而教諭王君復能以仁義忠信之說善諭之

衛故有學歲久將圮王君率諸生某等新之諸生咸樂

趨事堂廡寢筵樽爐榱桷戟門璧池莫不具飾不侈不

陋工既竣向予請記嗚呼三代之學其得存于今者僅

矣自夫師之不嚴而道不尊士于是失端本之學不知

順行以事師長則無良師為之也若王君者樂善不倦

可謂知本之君子矣昔魯侯既作泮宮詩人頌之有曰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至學校

之廢鄭人刺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諸生能廣王君之心日相與藏修息游於是講其德行習其文藝孰謂三代之學不可幾于今日也哉

衢州府西安縣重建學記

古者立學自辟雍頖宮下至術序黨庠家塾所稱先聖先師初無一定之位故釋奠有合而無尸自漢廟祀孔子闕里迨唐武德後建廟于國子監又定稱周公曰先聖孔子曰先師開元以降郡邑通有孔子廟祀然廟與學

亦未均合爲一也其後學必立廟由太學及府州縣
率有定制太學之堂或曰彝倫或曰明德餘皆以明
倫爲扁旁立社學射圃暨啟聖之祠後峙尊經之閣
廟則三門六戟殿設栗主更先聖曰至聖而仍先師
之名專祀孔子配以四子十哲而祀七十子先儒于
兩廡薄海內外莫有異焉者葢天下不可一日無教
學不可一日廢于天下舍宋師而專主孔子庶幾道
德出于一古今之立學雖殊而所以教則同也西安

縣學舊在禮賢門外嘉慶鄉製錦坊元末燬于兵明洪武初一徙于城北廢斗室法院為之正德間再徙于宋貢院遺址嘉靖中復徙于大中祥符寺繼是規制差備自兵燹之後縣學牆屋薪木皆毀惟文廟僅存梁棟亦圮其來守是土者視學舍為不急之務歲久不治會進士賴州虎侯祐來知縣事下車謁孔子廟顧瞻太息而曰學校如此其何以造士且教何以興而政何以舉是守土者之責也侯乃預為規畫俾

山農之產竹木陶瓬之冶瓦甓段冶之攻釘鉸者咸得輸井稅儲之以待興築而以月俸補其額政尚簡易不事鞭朴逾年而逋賦悉完於是鳩工庀材侯首捐錢若干緡縣之大夫士學官暨其弟子咸率私錢為助首葺廟宇次營兩廡各九楹次建明倫堂次設先賢先儒木主然後繚垣牆塗丹粉濬泮池之水種樹廟庭及堂之前後凡百本經始于辛未之秋令年春二月堂成侯興器用幣釋奠于廟牲酒豆籩秩秩

有儀觀者交悦具頌侯之功伐石以進侯曰未也堂雖成祠與閣未備且曩時賜書未有存者經以載道而學舍無之其可哉乃購羣經疏義凡百餘家將納之廟鼓篋以示學者噫侯之用心勤矣夫三衢固仕國也昔之言經術者若鄭灼之三禮劉牧徐庸柴翼之易徐晉卿王宏之春秋是皆西安産也西安之俗其君子敏於事士之志于學者不少而居無黌舍市無書肆其何所資以講習焉得侯所購之書貯于學

有不相覿而善相說以觧辨其同異而博喻之者乎吾知教之所由興必自西安始予視侯忝一日之長與侯别三年入其境賈安于廛農歌于野游乎學校則昔之廢者具舉蓋中心怡懌有不能自已于言者而縣學教諭海鹽錢君瑞徵樂襄其役與予同鄉里述侯立學之功集事之敏皆過人計慮之表爰摭其本末而書之于石

重修嚴州府桐廬縣儒學記

師儒之官道德之歸政治之本也漢郡置文學掾唐校立經師庠立孝經師宋元書院各設有山長所以教士者專矣

皇朝因明之制縣立儒學教諭訓導各一人掌士子之版銓法凡貢于禮部屢試不第及學生食餼廩者既老而後用之雖不失古選擇耆儒之意然往往精鋭已挫頹惰衰慵講舍之不修生徒之日散師嚴道尊之謂何

聖天子立賢無方妙年英俊之士亦得銓授由是桐鄉

汪君教諭桐廬既至謁先師覲祠宇圮敗陳丹暗粉久已不治於焉出私錢命工匠楣椳楔栱栭桷宋廇有笵有篸或披或堊鳩工于某年月日告竣于某年月日計費白金十鎰爾而堂齋門廡百廢具舉春秋上丁釋奠廟下莘莘俎豆小大駿奔暇課諸生于碧梧書屋而又汲有井渡有船蹊有桃李縣之士子樂羣親師慶行禮之有其地焉君乃貽書與予請為文紀之石予嘗往來四方見府州縣衛學傾者十之六七上官諉之有司有

司以催科聽訟之繁每視為不急之務至于肄教者禄既薄而權輕朝日之盤恒苦不飽安有餘力葺治牆屋其能免于風雨鳥鼠之侵蝕乎君能不私其財不費乎帑不病夫民力以興廢自任可謂能也已矣桐廬之學舊在西塢一徙于戴家橋北再徙于縣治東北之小山宣和中燬于寇紹興以降知縣事趙公佩趙汝悍趙汝驤胡太古先後修建元末復燬于兵洪武再建則知縣事毛道主之正統初重葺則知縣事汪縈主之成化以

後安慶李琛東莞盧昜黄岡曹珪雲南揚漢四會何經南海吳宗湯清江李紹賢來知縣事咸克修廟學此有司之職也以校官獨任之則自君始

揚州府儀真縣重修儒學記

古之造士立學士之志于道者必于鄉校事其師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當其盛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及其廢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而又繼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是故博習者必親其師論學者必取友學者

有失教者知之長其善而救其失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安于所居之地夫然後師嚴道尊民知敬學也已學之制匪一虞庠上下夏序東西殷膠左右周保傅所紀為學有五漢立三雍晉興兩學至于唐分學為七三品以上子孫國子學教之五品以上子孫太學教之曰廣文以領國子生之業進士者曰四門以授七品之子及庶人之俊異子弟律學以講律令格式書學以考篆籀分隸真草章行算學以明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

斯成德達材各有其選教之亦多術矣自宋而後雖于州郡縣學之外兼設山長然書數之學輟勿講科目之繁既省士子分治五經專習四子家各有師不必問業于鄉校而儀真縣治當江介之衝舊為江淮發運之所邦人多居鹽筴之利其子弟注籍于學束修之禮通名于校官歲一再至而已戟門之敧傾泮水之洪濁文廟之瀸漏講堂横舍之榛蕪守土司教者第有坐愁行歎已焉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

察御史曹公恤商以仁待士以禮每因秤掣至縣布寛大之條舳艫銜接枻鼓榜歌於是公年五十矣商綱亭户咸思進酒于公醵白金二十鎰稱壽公却之再三適公乘幰過市遮馬拒輪以請公乃名汪訓導毅詒語之曰縣學之不修久矣吾無私財可以訓工也曷若以衆所率之錢新多士肄業之地庶幾邑子享人爵之報乎於焉衆皆悦頌公之無私而克廣德心也歲之缺月誕治泮宮工匠陶旊各程其

材自西徂東百廢具舉由是諸生問業有所來親其師人知敬學爾乃伐石以志重修之歲月曹公名寅字子清一字荔軒滿洲人為文者誰

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也

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宮觀之設其初本宗奉道士之教王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冦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真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

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仁宗手詔有云老臣朕之所眷禮也故于引年辭疾者從其請增其秩給其奉加恩及其子孫遇大禮許綴舊班失儀勿劾宋之敬大臣體羣臣可謂至矣舊制在京曰内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元豐再定官制緣祖宗所設不廢居是位者食有奉衣有綾絹羅絲俾有餐錢相循為佚老優賢之典焉杭州洞霄宫自熙寧初設有提舉高宗南渡特改内祠崇其體貌以提舉

受祠祿歲有其人稽之國史合之野紀其先後倫序爵里姓名猶可得而考也康熙癸酉九月予尋大滌洞天閱鄧牧心所撰志建炎以後主是祠者前言往行均未之載并爵里姓名亡之堂中止設昭武李公新安朱子二主因語道紀司遺獻不宜湮沒許為補錄書之壁歲華荏苒一十四年乃始具錄寄之自建炎迄咸淳凡一百一十五人嗚乎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致自殺其得安車駟馬賜金歸里者幾人哉南宋諸公獲退保

祠禄不可謂非厚幸然迹其避賢者路未必皆安于義命有再出而僨師辱國者百世而下公非公是之心人皆有之安能箝天下之口而淆亂其功罪易之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所貴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夫趙嵘胡交修李正民以徽猷閣待制李陵以右文殿修撰衛膚敏沈晦以集英殿修撰法原以顯謨閣待制紀傳概書曰提舉竊疑所充乃提點主管之職與提舉葢有别矣至于文公當日第主管崇道沖祐雲臺崇福

太乙諸祠提舉鴻慶一宫未嘗主此地事從其實故不
書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前翰林院檢討充
日講官知
起居注入直
南書房纂修明史一統志秀水朱彛尊記
龍圖閣直學士將樂楊時中立
觀文殿學士開封耿南仲晞道建炎元年
述古殿直學士上蔡謝克家任伯

資政殿學士開封呂好問舜徒

觀文殿大學士邵武李綱伯紀

資政殿學士襄邑許翰崧老

資政殿學士宋城路允迪公弼 二年

延康殿學士 闕 董耘 闕

資政殿學士瑞安許景衡少伊

徽猷閣學士縉雲詹乂持國 三年

資政殿學士任城李邴漢老

資政殿學士曲阜顏岐夷仲

資政殿學士真州吳敏元中紹興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鄧城范宗尹覺民

資政殿學士滁州張守子固

觀文殿學士祁門汪伯彦廷俊

端明殿學士河南富直柔季申

資政殿學士吳興葉夢得少緼二年

顯謨閣學士丹陽翟汝文公巽

端明殿大學士齊州呂頤浩元直 三年

端明殿學士安陽韓肖胄似夫

資政殿大學士緜竹張浚德遠 四年

資政殿學士分寧徐俯師川

觀文殿大學士姑蘇朱勝非藏一 五年

端明殿學士解梁趙鼎元鎮

端明殿學士海州胡松年茂老

資政殿學士德清沈與求必先 六年

端明殿學士雲州折彦質仲古

資政殿學士儀真劉大中立道七年

資政殿學士上虞李光泰發九年

資政殿學士毘陵孫近叔詣十一年

端明殿學士餘杭何鑄伯壽十二年

資政殿學士濟南王次翁慶曾十三年

端明殿學士浮梁程克俊元顴

資政殿學士上饒余克弼致勛二十一年

端明殿學士寧國章夏季常 二十二年

端明殿學士 闕 宋樸 闕 二十三年

端明殿學士鄞史才徳夫 二十四年

資政殿學士金壇湯鵬舉致遠 二十七年

觀文殿大學士吳興沈該守約 二十九年

資政殿大學士建康王綸徳言 三十年

資政殿大學士浮梁汪澈明遠 隆興元年 乾道元年再任

資政殿學士萊州辛次膺起季

資政殿學士壽昌葉義問審言

資政殿學士宜興周葵立義二年

觀文殿學士宜興蔣芾子禮七年

資政殿學士仙游葉顒子昂乾道二年

觀文殿學士興化陳俊卿應求四年

觀文殿學士壽春魏杞南夫八年

觀文殿學士婺源王炎晦叔九年

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遵景嚴

觀文殿大學士四明史浩直翁淳熙元年

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适景伯

端明殿學士金華葉衡夢錫

觀文殿大學士温陵曾懐欽道

資政殿大學士温陵梁克家叔子六年

資政殿學士德清李彦穎秀叔九年

資政殿學士吳郡范成大致能十年

觀文殿大學士金華王淮季海十五年

資政殿大學士華亭錢良臣師魏

資政殿學士臨江蕭燧照鄰 十六年

資政殿大學士侯官黄洽德潤 紹熙元年

端明殿大學士永春留正仲志 五年

觀文殿大學士吳興葛邲楚輔

端明殿學士邵武任希夷伯起

資政殿大學士上饒施師點聖與

觀文殿學士廬江王藺謙仲

觀文殿大學士餘干趙汝愚子直慶元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龍游余端禮處恭二年

觀文殿學士臨海陳騤叔進

端明殿學士泉州傅伯壽景仁嘉泰三年

端明殿學士江陰丘宻宗卿開禧三年

端明殿學士崑山衛涇清叔

觀文殿大學士臨海錢象祖伯同嘉定元年

資政殿學士嘉興婁機彦發二年

端明殿學士南豐曾從龍君錫

資政殿大學士天水趙善湘清臣紹定五年

資政殿學士東陽葛洪容父端平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鄞鄭清之德源

資政殿大學士慶元宣繒宗禹三年

資政殿學士邛州魏了翁華父

端明殿大學士邵武鄒應龍景初嘉熙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增城崔與之正子三年

資政殿學士浦城徐榮叟茂翁淳祐二年
端明殿學士永嘉林畧孔英三年
資政殿學士餘干劉伯正直卿四年
資政殿學士黄巖杜範成巳
觀文殿大學士蘭溪范鍾仲和六年
觀文殿學士侯官陳韡子華九年
資政殿學士慶元應𦳝之道十年
資政殿大學士嘉興李曾伯長孺十二年

資政殿學士隆州李性傳成之

端明殿學士金華王埜子文 寶祐三年

資政殿大學士浦城徐清叟直翁

觀文殿大學士咸州謝方叔德方

觀文殿大學士濠州董槐庭植 四年

端明殿學士建寧蔡抗仲節

端明殿學士龍游馬天驥德夫 五年

觀文殿學士新安程元鳳申甫 六年

資政殿學士閩林存以道開慶元年

端明殿學士蒲江高定子瞻叔

資政殿學士寧國饒虎臣伯武景定元年

端明殿學士金華厲文翁闕

觀文殿大學士溧水吳潛毅夫

資政殿學士嘉興沈炎若晦二年

端明殿學士閩許應龍恭甫

端明殿學士都昌江萬里子遠咸淳十年再任

資政殿大學士醴陵皮龍榮起霖三年

觀文殿學士金華馬光祖莊父咸淳五年再任

資政殿學士昝州楊棟元極

觀文殿大學士天水趙與𥲅德淵

資政殿學士潼川姚希得逢原咸淳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叙州程公許季與

資政殿大學士溧水吳淵道父

觀文殿大學士樂平馬廷鸞翔仲八年

余既作記具書南渡後提舉姓氏爵里百一十四人猶未鋟諸壁也歲在戊子冬覽李彌遜竹谿集有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制彌遜行詞中云其還神武之衣冠勉奉洞霄之香火宋史雖不書不可没其名矣汝文執政僅三月以伉直忤秦檜殿庭相爭至斥檜乃金人之姦細趙甡中興遺史載之宰相例以殿閣學士予祠題曰顯謨閣學士

史没其文取汝文靖康原職書之也彝尊又

識

曝書亭集卷六十五

曝書亭集卷六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記二

尚書杜公疆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厦門以次列戍於時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投誠之衆率前遷徙界外之民勒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為

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并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彭湖島秋台灣平捷書至
皇帝嘉悅解衣賜琅并製詩褒美焉誕諏吉日告祀
孝陵冬十月戊寅
皇帝若曰海壖之弗靖權畫地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盡傷于心久矣茲海澨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佟洛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

臻內閣學士石柱偕往閩粵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
制圖民之艱於是杜公拜
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
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尚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防
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十七
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
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懸軍之營
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矣自福寧州西分水關始遵

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五廵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而福建之疆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涉不啻三萬里蠻煙瘴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犇公與傔僕六七卧起油幕虎觸其藩不慴鬼嘯于林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覵莫及行則射麋以為粻縫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温飽忘一身之辛劬勞來安集俾民反其宅啇趂其墟

苗秀于田水歸于壑牛宫豕圏雞栖鴨閑各得其所甫

終歳告成于

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蓋于南國矣當周盛時名

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懐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

名公日辟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

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奏績于

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宜為

至尊注意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既歸田考終特未邀易

名之典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憶聞于公者麤舉大綱作記焉

包山蔡氏宗祠記

包山蔡氏其始祖源宋祕書郎從高宗南渡居杭州守維孟奉母徙吳與弟繼孟分宅居洞庭號東西蔡而西房子姓尤蕃衍自維孟十二傳為烏程儒學訓導旭中永樂庚子鄉試士人為建遺慶坊陳檢討繼作記稱其好義樂善有世德旭弟昇昭皆善詩吳人徐庸采入湖

海者英集昇孫羽仕為翰林孔目詩家稱之曰林屋先
生羽從弟範號曲巖王尚書世貞贈詩云家在五湖人
世外身安六帝太平中者是已敘其族則五支計其傳
則二十一世善不必施四海而積于一鄉仕不必登九
列而受一命再命學不必博通七略四部授諸弟子而
各守一經家有私集者二十有三人吳中自范氏外論
氏族之蕃世德之久莫蔡氏若也於是有撰宗譜以奠
世系者有置田以供祭祀者而祕書十八世孫某于繰

緲峰之陽建立宗祠中為堂五楹連以屋二十間旁有
樓可遠眺望三歲而後落成走書幣請予作記予惟古
祀先之禮自禰而祖自祖而推之及始祖此王者報本
追遠之義也而諸侯之支子為卿大夫或自他國來者
俱謂之别子起自民庶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别子之義
得立為宗宗得立祠以飲食之禮親兄弟宗族窮者收
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則自王者逮于庶人王政之
存于今教民親睦宗祠其本務矣包山在太湖中不與

城府接撫郵傳轅馬之擾春秋享祀牲酒靡闕里遠而能仁俗儉而可久予老矣惜未克謁祠下紀之以文匪獨美蔡氏之能合其族庶幾三吳之士族聞者興起焉

履素先生祠堂記

先王之教民匪直鄉遂大夫閭師黨正之職也凡仕而已者歸教其里没則祀之瞽宗漢晉經師設黌堂繕精舍至于宋府州縣學外分建書院擇耆儒為山長或與博士弟子爭多焉明初山長廢而書院尚存講學者得

以尊席其後朋黨盛而學術殊時文工而經義晦科名重進取亟而力田孝弟無人必藉鄉有善士導以親親敬長之節離經辨志之方故夫師逸而功倍化民成俗而有司莫知斯則儒者之效矣曩予泊舟匠門閘岸有讀書聲詢之則順治甲午鄉貢進士張先生曽餘之學舍後四十年獲交先生之叔子大受大受識達而才敏洽聞周見自舉于鄉名日盛弟子著録者數百人席硯不能容則廣其宅齋曰拙齋亭曰讀書之亭軒曰活碧

之軒又于衡守之陽築堂曰孝廬之船不忘厥考所自也逾年負笈者益衆爰拓地于水南立軒于橋下軒東曰溯生閣用紀落成之候閣東建祠奉栗主以祀先生焉於時廵撫都御史商丘宋公過而題其扁曰履素里之父老僉曰先生居家以孝友遇人以誠持巳以介士之百行備焉宜有私謚易名久矣宋公所題則公也非私也今而後吾黨合以是稱先生於是擕榼酒陳百果爇瓣香長幼胥拜祠下大受請于予曰是不可無記因

書其本末于壁先生諱慶孫先世嘉定人徙郡治縣學生諱慎德之子歲貢生諱應文之孫福建按察司副使諱情之曾孫遺書有尚書集要侶蛩齋集

真賞樓記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甪拓堂後地為樓五楹設栗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蘇子瞻諸君子名曰真賞之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父詩中語也君既為文勒堂隅識落成之歲月請予作斯樓記於是

樓成又逾年矣方山陰金公將知揚州府事實期予適
館既而予不果往及聞堂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
人多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顧予獨客二千里外不獲
與私心竊悔且憾回憶曩時客揚州登堂之故址草深
數尺求頹垣斷砌所在不能辨識愾然長謠謂茲堂之
勝殆不可復覩曾幾何時而晴闌畫檻忽涌三城之表
且有飛樓峙其後既感廢興之相尋復歎賢者之必有
其助也當永叔築堂時特出一時興會所寄然春風揚

柳蓋别久而不忘子瞻三過其下悵仙翁之不見至題詞快哉亭尚吟思此堂未已即永叔亦感仲原父能留其游賞之地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茲堂可知已肇祀焉庶其馮依而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為游觀之所可以有無守是邦者或不為葺治至于日圮理固然也試登是樓見永叔以下凡官此土有澤于民者皆得置主以祀後之君子必能師金公之遺意克修前賢之蹟則是斯樓成而平山之堂始可歷久

不廢足以見汪君之用意深且遠也予雖不獲觀堂落成與諸名士賦詩之末猶幸勒名棲下附汪君之文並傳于後亦可以勿憾矣夫

萬柳堂記

庚隙地廣三十畝為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為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溝以為池不必甃以甎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即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

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
園圃于都下葢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
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
徒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
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
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
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
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勲業與

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判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
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
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
于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恒若不及則異代同揆
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覩乎
熏治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
公之别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
亭之圮者當葺公皺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治源公所

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聽名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貿者為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彛尊椎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為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池北書庫記

池北書庫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門望甲齊東先世遺書不少矣然兵火後散佚者半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書借觀輒録其副每以月之朔望詣慈仁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葢三十年而書庫尚未充也自唐以前書多藏之于官劉歆之七畧鄭黙荀勗之中經新簿其後四部七録代有消長民間所藏賜書之外無多焉耳自雕

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民間鏤版未貢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書反不若民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詡比南面百城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然自博覽者觀之若無所覩也夫宋元雕本日就湮滅幸而僅存于水火刧奪之餘籍鈔本流傳顧士之勤于鈔寫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習舉子業者誦四子書治一經不過四五十卷可立取科第而貫人年利亦惟近乎舉子業者是求非是則不顧至以覆

醬裹麵糊蠹簡古之人竭心力爲之者今人全不之惜任其湮沒此士君子盡傷于心而先生書庫之設藏之惟恐不亟也彝尊經亂先世之遺書莫有存者及壯餬口四方經過都市殘編斷帙至典衣予直積之二十年矣以驗藏書家目録則僅有其十之二三焉然未嘗無出于藏書家目録之外者譬之于海九川四瀆無不趨焉而瀍池瀾汋之水聚而勿涸鳥見之飲喙魚得之泳游亦可自樂其樂而忘其身世之

窮焉明年歸矣將尋先生之書庫借鈔所未有者奉先生之命遂為先生記之

傳經堂記

經之學温其故則新義愈出辭之而其藴不窮古之士惟經術是務士能通經始可友天下士而富貴利達非所論也經學莫盛于漢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然班孟堅譏之謂禄利之路然至聾賢父子以經術相時人語曰遺子黄金滿籝不如一

經蓋亦慕其名位通顯云爾楊子云有言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傳經者須以發策決科是何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與仁和卓火傳氏立宗祠于舍東榜其堂曰傳經奉祖考之遺書教授子弟又樂與朋友講習東南之士以為倫魁焉卓氏居塘西門才特盛以經學聞者五世然試多不利或薦于鄉矣而試于禮部輒下第或于省中試矣僅列副榜是豈卓氏于經術反未工與由其所學者非專事發策

決科而務合乎古之學者故也堂之成且二十年吉凶歡慼歌哭于斯者匪一火傳心力交瘁克守其先人之緒誦讀勿輟誠有人所未易及者而火傳為作傳經堂記

顧學堂記

户部郎新安程君視公築堂于宅之右其地爽以塏開簾而山翠入過雨而澗泉分觀者咸曰君當補官堂將成席未暖而仕于

朝爲君乃名之曰願學屬其兄子道原請記于予予
思儒者言學率本乎孔子孔子五十以學易韋編三
截鐵擿三折漆書三滅若是其勤也君年適五十矣
姑與言易可乎八卦相錯其別六十有四象言君子
之德五十有三皆以爲學者勸也合之禮記以言離
經辨志則以同而異也以言敬業樂羣則果行育德
自彊不息也以言博習親師則多識前言往行虛以
受人也以言論學取友則朋友講習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也以言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則類族辨物自昭明德立不易方也夫然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時行則行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彊也時止則止思不出其位不可榮以禄也孟子之願學孔子者此也君早仕為郎所謂官先事者業試之而效矣乃所願豈非志為先與古之親師取友莫若鄭康成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兖豫之域然後反乎北海程伯子十五六時聞學周元公慨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噫其難也已今君居新安新安之俗人守程朱之學不出家而前言往行多識之而不窮以今知古以近知遠以所見知所不見古病其勞者君處其逸居是堂也寒暑相催而歲成焉足以決進退之機悟損益之義安有願乎其外者哉予老矣蓋嘗終始于學然勤苦而難成內自反而益見其不足竊喜君之同所願也在履之初曰素履往无咎象有

之素履之往獨行願也顧人有願而不獲遂者君獨行之又何咎之有

樂儉堂記

太原劉炳請名其所居之堂予名之曰樂儉而為文記之曰儉之為德匪直以撙節日用飲食而已君子將收其放心必自此始夫象犀琛貝綃紈錦綺臺池僕御之盛人咸慕而趨焉及危機既觸紛華盡去悔尤隨之往往退而喪其所處未有百年不易者然後

知儉之能久惟其可久而樂存焉葢我既閑其侈心天下無不足之境食之糠秕而充然置之膏脂而不潤宜其無慼慼之容而樂于中者有不能自已者已太原唐叔之遺墟也儉唐風也請為子歌唐蟋蟀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憂時之易去思行樂之方也既而曰無已太康又曰好樂無荒因為樂之一言申誡至再則仍未嘗樂也其二章曰職思其外其思可謂深矣猶未免蹶蹶也其三

章曰職思其憂夫至于思其憂則其可憂者已去而衹見其可樂焉夫然後曰良士休休也此樂儉之説也今太原之俗所不足者非儉也儉而能樂者鮮矣知其樂者予試以予言告之

道珍堂記

康熙三十有六年冬太守廣寧黄公來知嘉興府事入郛則瓦礫塞乎渠及堂塗則榛艿接于徑爰與邦人士謀思營葺而疏瀹之念民力未遑也明年夏案無留牘

黠者畏懦者懷公乃庀材鳩工先治其𠫤斵㩊堊鏝予來恐後於是彛尊方居長水之南池中芙蕖一花並蔕紅衣綻緑房垂緗螺實以公嘉績之所名也以奉公公適諏是日立柱礎架宋𢉖遂貽書請名其堂兼紀之石且歸德于

天子肅清邉徼禎祥是致彛尊欲以不文辭非禮也敢竊自幸生于堯舜之世獲覩

聖德神功靡遠勿届又有賢太守拊循閭邺於焉咏歌

太平燭于玉燭飲于醴泉暢于永風芙蕖雖小草曹植賦之則曰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傅亮賦之則曰考庶卉之珍麗實總美于芙蕖而江淹之辭則又進焉而曰一為道珍二為世瑞至于並蔕則尤代所罕覩故魏收志靈徵令禽奇獸嘉穀靡不登載而斯獨無之益見致之匪易也稽之至元嘉禾志郡治廳事後有清香堂宋知秀州俞澍更扁曰敬信節愛蓋理廳據子城之內而軒其後為穿堂為後堂其來久矣堂之廢且百

年鮮克有治之者迨公至而始考舊址復新之吁今之守土者屏賔客省謟度則見以為能矣公府之不飾則見以為廉矣雖然儒者之為政則有道焉居之必廣也莅之必莊也蕪者治之塞者通之廢者舉之道存焉矣堂之建詎足為公重而政事之暇豫多士庶民之胥附僚屬吏之交孚於此覘公治術之先務焉宜其始建而珍果適應其瑞也

天子之德亦我公之德也公既命我請以道珍名堂可

乎公曰可哉遂為文以紀落成之歲月納之于壁用示後之君子公名某字某康熙癸卯舉人

十二硯齋記

中書舍人江都汪君季角僦宅宣武門之右窮巷蕭然饘爨不繼君久病臥夢入廣庭得石硯一十二枚寤而作歌其友和之君因名其齋俾秀水朱彝尊作記記曰聚五方之人于京師各有所營晝之云為夜形諸夢寐寤而詢之其可告人者寡矣古昔盛時以牛羊之牧其

夢可獻于天子其降也得位夢棺得錢夢穢僅自喻于心已焉舉平生無不可以告人而夢寐則有難言者吾未見其可也君子之學貴夫内得于心而不外玩夫物羅十二石于前不見其多無之不見其不足君豈惑于是與顧一身之盈虛消息通于天地感于事物葢所好者存雖夢有難遽忘者怳之故言之而長言之歌且和之至以名其室焉列禦寇曰西極有人不食不衣以夢中所為者為實十二硯之有齋齋之有記君子以為無

不可也

匏齋記

匏之為物其葉若其蔓弱其形呺然非若瓠可以燔炙可以葅世遂以無用目之然制為器可以象天地虛其中可以受物截之則蠡窪之則樽剜以為笙大者巢小者和竽竽而吹則為衆音之長匏非無用也審矣當其秋霜既降呺然者堅水出其前略彴之不施舫舸之不設揭者涉者厲者泝洄上者泝游下者潛行而泳者正

絶流而亂者咸濡首滅頂是懼試腰以浮諸水則雖江湖可以無沒其有濟于人為功甚鉅今刑部主事德州謝君方山取以名其齋焉君質直好學所為歌詩無懦響金清玉振若笙竽之悅耳悉中法度飲酒百觚不醉君之所以自託非以是與雖然殆有濟物之思焉夫二尺四寸之律取象于坎民之陷于法也如溺于淵覆育者虛其中以服念則深者可以綆出漏者可以袽塞譬置匏于河隨所溺而拯之車有時而濂舟有時而覆充

匏之用無過涉之患而有共濟之功則凡經義之紛綸賓坐之論說得之一室而施之萬事者何莫非君之匏也于是其友秀水朱彞尊釋匏之義廣之作記書諸壁

秀埜堂記

長洲顧俠君築堂于宅之北閭丘坊之南導以迴廊穿以徑壘石為山望之平遠也捎溝為池即之蘊淪也登者免攀陟之勞居者無塵壒之患曉則竹雞鳴焉晝則佛桑放焉於是插架以儲書又竿以立畫置酒以娛賓

客極朋友昆弟之樂暇取元一代之詩甄綜之得百家焉業布之通都矣俠君乃夢有客愉愉有客瞿瞿一一十十容色則殊或俛而拜或立而盱覺而曰是其為元人之徒與將林有遺材而淵有遺珠與乃借鈔于藏書者復得百家焉未已也博觀乎書畫旁搜乎碑碣真文梵夾靡勿考稽又不下百家而元人之詩乃大備矣予留吳下數過君之堂俠君請于予作記思夫園林丘壑之美恒為有力者所占通賓客者蓋寡所狎或匪其人

明童妙妓充于前平頭長鬛之奴奔走左右舞歌既闋荆棘生焉惟學人才士著作之地往往長留天壤間若文選之樓爾雅之臺是已吳多名園然蕪没者何限而滄浪之亭樂圃之居玉山之堂耕漁之軒至今名存不廢則以當日有敬業樂羣之助留題尚存也俠君築斯堂婚羣雅將自元而宋而唐而南北朝而漢悉取以論定焉吾姑記于壁用示海内之誦元詩者

六浮閣記

六浮閣在查山之陽具區浸其右六浮者一曰長浮二曰白浮三曰箬浮四曰苧浮五曰茅浮六曰箭浮其崇卑小大形殊或斷或續迤邐隈隩之外方閣之未成也嘉定李流芳長蘅過而樂之思以十千錢構草閣踞梅林之上寫圖以告其友兼題長句覬其經營而終不果也後八十年長洲張翁買此山始為建閣且治生壙背阜面湖周樹石楠栝柏以為籓閣峙其南當春梅放拓西牕俯視繁花百萬若密雪之被原隰游人詫勝絶焉

未幾翁没翁子士俊從而補葺之有徑有堂有庖有湢於是四方名士韋拂相招來會歲在辛巳二月已未朔予登是閣覩漁帆出没浦樹清疎山鳥喧喧拂簾鳴旦暮愛之不忍去遂留信宿士俊以記為請將刻之坐隅予惟三命之説術者恒以動人然儒生不以為非蓋夭壽通塞莫不有命焉至于山水之緣尤未易得處乎闤闠有終身不知丘壑之趣者翁生居吴北郭即元時師子林而井椁于山得無後艱之幽宅且建閣以表其勝

則李君所願而不獲遂者翁克有之士俊善繼其志冀揚翁名于百世是翁之享于天者孔厚不可謂時命之不達也翁諱某字某自號松園老人其行義詳今禮部尚書同里韓公焱所為志銘及處士睢州田君蘭芳墓表

西陂記

宋之故城其門名見于載記者陽也盧也蒙也桐也横也桑林也垤澤也垤澤云者垤以言閼伯之丘澤睢水也其地有蒲魚萑葦之利漁有村盤有舍商丘宋公懷

童時釣游之所思築園於是以其在郭之西名曰西陂顧未遑經始先定池館之目曰渌波村曰釣家曰緯蕭草堂曰和松菴曰芰梁曰放鴨亭各系以詩都人士屬而和焉圖之横幅者王山人翬也久而公之懷故土益甚則命禹鴻臚之鼎寫照作西陂魚麥圖取元結詩句冀歸老于江湖記之以文者邵上舍長蘅也公巡撫江南久簡以馭吏儉以示民

天子嘉其清德

藻舟所及每見益親歲在昭陽協洽

駐蹕江天寺公入見請曰昔宋臣范成大居吳之石湖

臣嘗履其地見淳熙十五年賜書刋石尚存臣家有西

陂别墅敢乞

御書二字賜臣不令石湖勝蹟獨存千古

天子笑而書之今歲旃蒙作噩

天子復書魚麥堂以賜至是公拜

宸翰先後難悉數矣公乃命子弟立石西陂之上屬其

友秀水朱彛尊紀之思夫爵位之崇高林泉之逸豫人生恒不能兼致惟石湖一老入而参知政事退而偃息范村女挈菜籃兒修雞栅種斜橋之楊柳播樂府于村田此姜夔譜越調以介壽號曰石湖仙也今

天子稱公治蹟不去口顧十四年所而遲遲未膺內召豈非以江南重地代公者實難其人與抑聞之公嘗引年以請矣

天子給以禁苑葡萄一本曰是果結實然後請老今賜

果之園馬乳且垂垂于架公念
主恩愈渥不敢上陳近復申以
天語雙雕于堂柱曰兒孫歌舞詩書内鄉黨優游禮讓
中則仍未嘗許公之歸也公雖欲舍政事之賢勞享西
陂魚麥之樂利顧豈得遽遂乎虎丘之山可以對月滄
浪之亭可以賦詩吾且隨中吳父老期公游衍于斯焉
若夫西陂之勝姑聽公之鄉黨優游禮讓中可矣

五舫記

利濟莫若舟小者為艖為艓為舠為艒艏為舴艋大者為舸為艅艎為艂艘為舶為艑為艬為舭艡為艭艛艇也者小而長也艜也者長而薄也狹而長者謂之艨短者謂之艟短而廣者謂之船亦謂之舠深者謂之艕亦謂之艄小而深者舼亦謂之艼也其制則有椳有杝有舳有艫有艢有䑗板曰覆揔曰艦牀以薦物曰笭突上下重牀曰艦重室曰飛廬其具則櫓也槳也橈也篙也笮也戩也櫓柔倍之以梢篙折輔之以戧笮弱引之以

百丈崩沙怪石惡浪之喧豗盤渦之撇漩葢有一夫之力不能挽一船者求其濟夫豈易哉思古之人取諸渙以制舟楫顧易之卦言利涉大川者六而無片言取象于舟則終以乘船為危非安棲之具也雖然大江以南百谷所會内澳而外隈葭菼竹樹之交敷蘋藻之溶漾隄梁之逶迤非舟無以領其勝而又無風波之虞有燕嬉之樂則惟舫為宜溧陽狄億立人以庶常吉士請假還里造五舫于洮湖或以載花或以燕客可以合可以

分有琴有書有歌有酒短簫長篴逰往來容與于郊園望之者不啻水仙也今夫至静者地然曩嘗留燕齊雲朔之間六遇地震思之至今猶悸是則安危亦何定之有推之以理其人安其心安則其境亦安矣苟心不得其正而入于邪陷于險未有不蹈危機者安危視人所擇爾藏身萬人之海放情百斛之舟孰危孰安立人之自處也審矣於是秀水朱彛尊為之作記時康熙三十有八年陽月之望也

倦圃圖記

倦圃距嘉興府治西南一里在范蠡湖之濵宋管内勸農使岳珂倦翁甞留此著書所謂金陀坊是已地故有廢園户部侍郎曹先生絜躬治之以為别業聚文史其中暇則與賔客浮觴樂飲其以倦圃名者葢取倦翁之字以自寄予甞數游焉樂之而不能去于懷也歲癸卯先生左遷山西按察副使治大同踰明年予謁先生于塞上時方九月層氷在川積雪照耀巖谷彌望千里勾

萌盡枯無方寸之木相與語及倦圃山泉之深沉魚鳥之游泳疏果花藥之蓊鬱情景歷歷如目前事先生抱膝低徊者久之嗟夫故鄉之樂人之夢寐在焉以予暫游者猶不能釋于懷況先生之寢處笑語其中者哉先生之門人周君月如工繪事為先生圖之為景二十於是三人各系以詩先生復命予記其事予嘗覽前代園亭山水之勝往往藉人以傳又必圖繪之工而後傳之可久若王維之輞川顧瑛之玉山百世而下觀其畫圖

不獨想見兩人之高而其所與游如丘為裴迪崔興宗下至衣華于立盧熊郯韶之徒覽者亦希慕之不已然則圖繪之作顧可少哉今先生方欲任天下之重援斯民于飢溺雖欲遺章組之榮息影江湖之上以遂其所好蓋難幾矣是倦圃之所有山泉魚鳥蔬果花藥之樂先生且不得而私而予與周君翻得藉圃之圖以傳為可樂也周君名之恒山東臨清人嘗為江西參政罷官後遂移家江浦云

看竹圖記

寧都魏叔子和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子將返秀水錢塘戴蒼為畫煙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為傳寫作看竹圖俾予作記予性癖好竹甲申後避兵田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客游大同邊障苦寒乃藝葦以代竹既而留山東見冶源修竹數百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垞叔子過予言金精之峰十有二其一曰翠微

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橘柚皆植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蓋于兩人嗜好適同也珍木之産由兩葉至尋尺歲久而林始成又或萎于霜或戹于閏若夫竹筍護其本則末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勃然興起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叔子居易堂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吳越海内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于籜而驟干夫煙霄也文章之為道亦猶

種竹然務去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柯葉必異然則
叔子毋徒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芷閭記

宗人琪從予學所居道南舂同杵臼飲同井兼珍以養
母集衆說以通經斷金伐木以求友而又樂善不倦爲
鬻于路誅茅編竹以棲餓人自我得琪庶幾同其臭味
焉芷閭者琪讀書之舍也予既書扁且爲文記諸壁記
曰芷小草也名義不著于詩爾雅内則以茝佩恱僅見

之小戴記而已說文解字無芷文蓋與茝同義申之曰楚謂之蘺晉謂之虈齊謂之茝而玉篇詮槳字云芷葉即虈也當知音雖有四其義則一矣屈平楚辭篇二十五言虈暨槳者各一言芷暨茝者各五言江蘺者三由其志潔行芳斯取喻必及焉爾乎荀況有云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琪年方壯不自恃其質之美樂與友朋相切劘虛已以下之是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得敬業樂羣之

助而無芳臭雜糅之患宜其有取夫芷以自託也閭居堂五之一縱横十餘步坐客可六七人插架數百卷分列左右置酒肴以娱賔客為詩歌以道性情與夫羣雅之論説百氏之覽觀胥于是焉則凡謝其朝華而啓其夕秀何獨非芷之義與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未有有之而不似者也琪亦庶乎可以自信已

曝書亭集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六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記三

天津衛稽古寺重修藏經閣記

佛之書入于中國其初四十二章耳其後盛于姚秦熾于梁大備于唐代與日繁幾與儒者之書相等縉紳學士靡然舍己所學從之而其徒復侈大其事偽土木以

為之宫飾朱丹為之梱誦焉則有拜跪坐起之容梵焉則有抑揚髙下之節而又縚繩以襲之鐘鼓以宣之其所以崇奉之者靡不至自孝定皇后篤信其教命中使頒經藏于梵刹其徒猶慮未廣更梵夾為篇籍自是經藏薄海内外所在多有嗚呼使遇漢明梁武又可知矣天津衛屬京畿之衝城之西門有稽古寺藏經之閣峙焉地近海多風飛沙晦冥歲未久閣圮浮屠含光者新之予檥舟道此登焉夕陽在衣風鈴錚然翔鳥上下為

之目曠心怡含光語予曰凡吾材之所需并稅之入升盎之儲積之累年始成焉憚閣之頽而經藏將失也今縉紳學士誦法周孔其于六經百氏之書舊聞放失往往置勿問而府州縣學或傾廢不治不有媿于佛氏之徒也哉浮屠之言雖非聖人所與而能崇奉其教以興廢自任若含光者殆亦聖人之徒之所進也遂為文以記之

大悲院記

孔子殁百氏之學興其最盛者楊朱墨翟治墨氏之學者至分為三其師說之不傳豈非孟氏闢之也與浮屠之言近乎墨者也墨之教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而獨於治喪也以薄為其道為浮屠者術主乎慈其始去父母昆弟捐妻子而不顧詎非忍哉昔孔子不遇于時馳驅四方若微生畝接輿荷蕢之徒交訕其後而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痛哉其言也葢吾觀于佛獨善彼所稱觀世音菩薩者推其願所至欲盡斯人而登之善

其去孔氏之旨不遠而大悲菩薩者彼所謂觀世音之化身也其手目之數多至八萬四千目必有所運手必有所執俾匠人一一肖之佛氏之教則然禪人世高結茅天津之衛夏以水冬以茗果施往來之人而予友曹君實司武備玆土捐俸錢繼之程工庀材築室三楹題曰大悲禪院而請記于予嗟夫舉斯世之人其可惻然悲者衆矣惟泯于無所睹聞則已試游目而觀其迷途陷溺目不能周手不能援者何限此菩薩之以大悲名

也而況聖人之心哉曹君勇而好文馭兵以嚴而養民也惠殆所謂可使治賦者也夫浮圖之言儒者疾之以其無預于世天下饑溺而不思所以救也世髙用其師之説獨以大悲菩薩自託則豈盡無意于斯人者哉宜曹君之樂其人而信其道也

雲岡石佛記

雲岡之寺有十建自拓跋氏今之存者特其一耳石佛大者髙七十餘尺小至徑尺斬山為窟數十鑿佛數千

軀架以飛閣凡客大同者必游於是予嘗再往游焉覩
石像之怪偉退而作記按魏志世祖用崔浩之言毀佛
像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土木宮塔莫不畢毀及浩既戮
興光和平之際爭立石像太和中四方諸寺凡六千四
百七十有八延昌之季僧尼所居積至一萬三千七百
二十有七剥窮而反理數然也釋氏之説如蠱之中人
卒不可愈良醫者擇其可治治之有疾之者見方藥不
効遂剗患者之腸胃必盡殺其蟲乃止患者既死其同

病之人未有不剸刃于醫者崔浩是已方詔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毁謂木有時朽土有時崩金有時爍至覆石以室可永無泐又慮像小可鑿而去徑尺不已至數尺數尺不已必窮其力至數十尺累數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壞使見者因像生感自謂極天下之智慮不知其陷于至愚也嗚呼周公仲尼之道感人千載之下者豈以其像哉雖然拓跋之俗習聞釋氏之説其敬信固宜非若漢明梁武生周公仲尼之鄉而沈溺異端者比也彼

十六國之君殺人若刲羊豕而佛氏倡好生斷殺之旨世主信之往往少回其殘忍之習是佛像之有益于當日亦事理所有也然則君子之排擊異端尤當揆世之理亂彼持論過激豈吾道之幸與夔州李先生者好為古文辭素擯佛又與予同游雲岡者也遂書一通寄之

應州木塔記

軒楹臺榭廣堺複宇游觀之勝苟作非其時侈過其制則春秋書之太史紀之故雖王公之尊不敢輕役其民

至浮屠之宫竭天下之民力奔走恐後世莫有議其非者吾不知其故也彼其師以虚無寂滅為教視支骸爪膚為不足惜而崇奉其教者顧必范金以像之築宫室以棲之非大惑與然山川城郭必有升望降觀之地惟浮圖之制崇高累級出軒楹臺榭之表足以曠覽形勝所在登高明而遠眺望感時賦詩則又君子之所不廢也去應州治西北百步有釋迦佛塔建自遼清寧二年上下以木為之其高三百六十尺州居絶塞之衝土風

苦寒無良材珍木之産一木之運百車牛乃達葢遼之君臣恃甲兵之武責獻納于宋金繒所入動億萬計宜當日成此不難也遼史載道宗即位初詔求直言亦嘗有志經國者迨乎晚節崇尚異教一歲飯僧至三十六萬人一日祝髪至三千人嗚呼侈心有漸皆是塔啓之也已土人指予簷端大字凡八係長康二陵駐蹕時所書其一時游豫猶可想像得之然則登是塔者不獨盡覽山川城郭之勝而盛衰之故又可感也遂相與賦詩

記之同游者三人山西按察司副使前户部侍郎同里曹公溶江西布政司參政臨清周君之恒汾州推官大興孫君如銓而鑱予文于壁者知州事盖州傅君登榮也

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記

古之典籍方册焉而已不及百名者書于方百名以上書于册編用韋摘用鐵書用漆有燔爐之虞而無遺棄之患逮後易以繭紙牏廉書以不律杵頭軸子人知愛

惜自長興鏤九經于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聖賢書誠厚幸矣既而史記兩漢書文選皆付雕造諸子百家次第皆有官則儲之國學民間則吳蜀越閩悉能摹印而閩之麻沙崇化二坊翻刻流傳日多士子得書易而怠心生又科場定制經書各有專門程子朱子胡氏蔡氏陳氏諸家而外帖括罔敢逸出於是經書義稍有異于諸家者多束而不觀至于士子揣摹時文是習坊間選本盈屋充棟人之意見各別非所好者土苴視之

或覆醬瓿或糊蠶箔至若京師五方所聚一有委棄輒溷于糞壤中士大夫既未克据之車塵馬足之下而往來行子計慮所不遑及故必藉蕭閒寂寞之人昕夕司之庶事不費而收之也博宜莫如沙門氏南泉寺在三里河橋之東康熙十有七年夏予策柴車應

召舍于僧廬有禪上人者衣褵袮持頃筐拾字紙于道月之朔望輒焚之越三載結數椽于文昌閣下扁曰惜字林貯之有庫焚之有爐來請予作記噫自宗乘分為五葉參

者期于頓悟漢晉以來所譯梵夾且委之蠧鼠不顧而何有于𥿻紙則上人之捃拾非專代儒家為之亦所以自為也雖然吾觀上人之勤鐘鳴必起偕其徒陳梵夾于堂展緇繩而宣之以魚鼓若是乎主于敬焉由一寺推之則西域古先生之言其徒儲藏猶謹而上人所捃拾終代儒家而勞其心力也已因記落成歲月于壁

唐朱邪府君墓銘石葢記

丁未之秋自代州復至大同將次應州避雨馬神祠下

前有施食臺刻石列八卦于旁又書二十八宿字心異焉俾從者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則其蓋也考後唐家人傳無官汾州者惟明宗之父霓嘗贈汾州刺史見冊府元龜又葬于應州其為霓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為子不知其父冐姓朱邪者久矣後明宗即位謚其考曰孝成廟號德祖當其時祠官之守春秋之祭山陵之封土必崇孰意為人所

發千載之下幷石函亡之而僅存其葢也乃言于按察副使曹公徙之于州學而為文記之

游晉祠記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歴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注于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于汾地卑于祠數

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産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平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凉堂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

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遥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沉儵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葢予之為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遥黄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勾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

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葢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為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為後之游者告也

風峪石刻佛經記

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內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既久

虺蜴居之雖好游者勿敢入焉丙午三月予率土人燎薪以入審視書法非近代所及惜皆掩其三面未縱觀其全也由唐以前書卷必事傳寫甚者編韋續竹截蒲輯柳而浮屠之言亦惟山花貝葉綴集成文學者於時窮年筆札不能聚其百一難矣石經肇自蔡邕歲久淪缺至唐鄭覃周墀復勒于京兆後唐長興中始更傳寫爲雕印舍至難而就至易由是書籍日以盛顧世之學者忽其易反或束而不觀何與豈其所謂日盛者乃其

所以衰與北朝之君臣崇奉釋氏故石刻經像在處多有予友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誤墜崖谷見洞口石經林列與風峪等皆北齊天寶間字而房山石經刻之自隋甚矣其法之蕃熾也今佛宫所棲少者百人多至數千人然通其音者率以語言文字為無用見講說佛經者往往鄙置不屑嗚呼佛之説雖戾于聖人之言要皆彼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既用其法盡棄其先生長者之言果何如哉九經之文在西安府學儒者雖不能盡觀

而得之者咸知愛惜至風峪所藏其徒雖繁莫有顧焉者矣是則釋氏之無人不尤甚于吾道之衰也夫傳山聞之曰然遂書以為記

西山碧雲寺記

西山佛寺百數多建自内官其最閎麗者曰碧雲寺因山下上築臺殿金碧露松栝之表其北内官墳墓數十鐫石為闕窮極纖巧翁仲羊虎夾侍墓碑林列其文俱宰輔所製中立穹碑二具書總督東廠官旗魏忠賢爵

秩游人每晝厭于壁作憤詈語寺僧輒塗去灑埽惟謹過者徒有歎息而已方忠賢擅政建生祠立碑者徧天下固無足責迨刑書既定執童子問之鮮不以黨逆爲恥見其姓名踣石破碎之惟恐不速地僻遠無存者而玆山近在輦轂顧秉謙魏廣微之文大書深刻獨得不去則以忠賢雖敗而閹寺力護其類至其尸已戮其族已徙復樹碑立冢有非法禁之所能懲者然後知小人流禍未有酷于閹寺者也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

嚴夫身為宰輔其地不為不峻必先假之以顏色而後小人得邀其文章秉謙輩不足數顧中人以上亦為之諛墓何與浮屠之教背棄父母殄絕宗祀內官樂其相近捐無用之金錢顯為邀福于佛陰令其徒守冢寺僧藉以衣食遂甘為所愚而洒埽無廢可憫也嗚呼士君子立朝務明周易之義毋為小人所狎而輕假以文章要在嚴之于始斯可矣

登嶧山記

嶧山上下皆積石間不容趾小若拳大若堂房若鬼工所運而驚濤駭獸之突于前也山遠近草木不殖然嶧陽孤桐載在禹貢豈以其生之不易故貴之與石質麤惡游者鑱姓名于壁未及百年輒漶漫磨泐不可辨識李斯篆其不存于今宜也按詩言保有鳧繹釋者謂繹與嶧同鳧山在今嶧縣縣雖以嶧名山去縣二百里在鄒縣之南杜預以為在鄒縣北蓋縣治之徙久矣山徑坱圠無蔭憩之所以是游者特少然升高遠望風檣煙

浦出没百里之外於以覽神禹之迹笑亡秦之愚足以增懷慨慷豈必林木鬱葱臺館高下然後為名山也邪同予登是山者四人廵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躅增美公弟芳永大年河間府推官大興牛裕范式之歙人汪之舫于鱗登其巔者公與之舫暨予也

湛泉記

宛平劉公廵撫山東之明年于廳事西北掘土深二尺

有泉涓涓出自穴從而濬之又二尺其廣倍焉甃以甎養魚百頭凊可鑒髪公顧而樂之語其友朱彛尊曰是宜何名曰爾雅水自濟出為濋其濋泉乎記之曰天下之水源澂者流必清源濁者流亦濁然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則衆水混之也航于下流者見其濁以為河之性然彼徒窺其末而未窮其本則謂之濁也固宜為政之道亦若是而已吏至廉也為之賔客者苟萌營利之心惑于視聽則混之者日至源之

清濁流亦異焉今公既能潔已于上賔客咸以公之心為心若泉之在梵纖塵有所不納雖極而至于大小清河而入于海無非清者矣公曰旨哉子其書之以告後之居是邦者

重建屯溪石橋記

浙江之源是名率水由武溪東北流合漁亭榔木二水經齊雲之麓夾溪入焉東過珠里越隆阜至屯溪其西南五城之水注月潭度閔口納高梘之流達黎陽黎陽

者南朝之廢縣治也東北之屯溪匯于率口或曰孫吳時毛甘屯兵萬户于是故溪以屯名或曰程忠壯王靈洗之所保也故其子姓多率口居蓋自率水東至于漸為瀨四十有七灘三百有六十濬流驚急至屯溪而平土人乃築石為橋以通行路創始于明嘉靖十五年歷百有餘歲民安其利康熈丙辰橋圮率口程翁子謙出私錢獨任之先後費錢六百七十萬閱二年橋成又十七年再圮翁曰橋之不固是吾過也遂以丁丑之秋復

事興建仍獨任之橋未成而翁没其子户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岳繼翁成之匠石之費幾倍工既竣介珠里陳君彔請予為記予嘗考之周官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掌固以時修之而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其不及橋梁者非義有所遺也葢五溝五涂莫不有梁焉故爾雅曰隄謂之梁春秋傳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孟

氏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凡西北之水其勢奔迅一失故道則陵谷變遷石橋之利無從興民之病涉者衆迨氷始合乃克斬木成梁春氷既泮輒復漂去如孟氏所云必每歲更作之若新安江水其清見底流泠溶漾可泂可游然谿流既廣梁非石不久蘭舟竹筏齊出其下陸則車徒之轚互荼絪紙户交于五達之衢易之以木則易壊易壊則行者病歲事更作則居者勞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將失其險然後知翁濟人之

功經畫之計為遠且周也今朝野之士往往守楊氏為我之學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事輒相諉其于處世之術則工矣任重之謂何使居其鄉者皆克如翁之用心不私其財恒以濟人為念推而邦國天下何利之不可興而害之不可去昔之人所以貴夫任天下之重者蓋由是矣翁以子岳貴封朝議大夫户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嘗捐金置府縣儒學田葺明倫堂築犂口上流沿溪石堤建宗祠修族譜樂善不倦其為德鄰里匪止兩建石

橋而已

古南禪院重建方丈記

方丈道家之山也而釋子以名其居本諸維摩詰也大江以南僧寺宏麗者必有方丈歷階而升設師子座于中植杖其右凡宰官之參禪諸弟子之問法必於是焉書其言以為語録鋟諸木以行宗傳猶儒家之有山長書院之有講堂也明自萬歷而後五燈似續各有其人臨濟一支尤盛牧雲禪師者舍宏麗之地來居嘉興縣

梅會里之古南院安禪賦詩所居方丈不盈一丈止水一泓稚竹數挺足以濯巾缾挂麈拂雪霽扶杖以觀月明挐舟以翫恒蕭然物外焉師既逝師之弟子懸厓亦逝而主是院者無力鳩工院日以圮懸厓弟子岷源居武康采茶燒笋集山資以自給里人迎之主院事不數年闢松門廣菜圃舉凡房廊庖湢靡不畢治又伐木于山取方丈之址恢拓之南牕北戶丹粉一新四方之打包持盋至者咸歎息服其幹略工既畢而岷源之力殫

矣竟以疾謝世歲在屠維赤奮若年饑予偕里人為粥于路以活餓者日坐方丈布施因其徒之請作壁記嗟夫人生居可為之地或有所不為至于力不足以有為事有不得不為者則有志者盡心力為之終以勿悔斯恒情之所難君子有取焉用告後之居是院者牧雲諱通門常熟人懸厓諱行筏岷源諱超濬俱梅會里人

白玉盌記

予自大同轉客太原留布政司王公官廨時歲在丙午

客有述定陵遺事者云吳中有貴公子周姓逸其名家有美玉俾工治作杯玉色粹白旁有赤文九工琢之為盤螭既成裝以重錦盛之櫝將自郊闕以入周氏子慮城闉甎石之或墜也縱布于木由女牆升降張燕會賓客或進曰人不目子為周九癡乎今玉工乃刻盤螭九是以子為戲也周氏子大恚太監孫隆聞而購以五百金進之御顯皇帝愛玩焉每夕必舉以飲及李自成陷京師杯流傳人間今失其處矣公曰我所藏雖遜之然

其佳者亦未相遠也予請觀之公乃越日具酒肴發箱笥若敦者一若匜者二若癸彝者一虞彝者一若卣者三用以合巹者四若匜者六杯巵各五强予一一飲之予曰是烏足以擬客之所云公曰未也于是别發所藏玉爵一色白以周尺度之其崇九寸趙康王所以燕賓者也玉杯一色白黄螭抱其耳以脣下飲尾貫于足公之王父為兵部尚書定陵之所賜也曰玉盌一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舉以映膏燭皎若氷雪有黄點如

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者也予狂喜連引滿遂
大醉盌及于石案有聲頹然隱几臥坐客色駭亟持盌
奉公公笑曰子誠小人盌為好友所賞即碎庸何傷先
時公同官有願以千金易之者公不可至是以予之愛
之也俾留書屋且命廚人月致桑落酒二甕踰明年有
督府總制山陝西軍務與公議不合遂以公過為所劾
落職歸後三年予過之京師詢之則玉盌杯爵皆鬻之
大賈又五年予奔喪經廣平公出郭相慰唁時公已病

又三年予復至京師傳聞公已歿冨平李子德嘗訪予太原其後數從公飲會亦以應名至相對南泉僧寺翦燈話舊事感知已之不再不禁泫然之出涕也遂書以為記焉公諱顥祚字湛求先世東陽人其為兵部尚書諱一鶚者始徙家廣平之曲周云

曝書亭集卷六十七